

流 · 星 · 雨 · 书 · 系

主 编：甲乙

副主编：晓白、伊丁

拖鞋上的

泥土

肖 复 兴 著

我们就是这样命中注定一辈子是在失望和希望的挣扎中沉浮，

我们不甘心失望，我们的希望总辉映在眼前，哪怕在最失望的时候。

因此 我们这一代人不会绝望 不会就此趴下再也爬不起来……

即使希望小如齑粉，即使希望暂时全无，

也觉得希望总会出现的，那是我们的梦中的红帆船……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肖复兴著

拖

鞋

上

的

泥

土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拖鞋上的泥土/肖复兴著.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1999.2

ISBN 7-80112-154-6

I. 拖…

II. 肖…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9177 号

责任编辑 阎秀荣

封面设计 海洋 张立华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电 话 (010)65275953

社 址 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 1 号

邮 编 100006

印 刷 冶金印刷总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数 0001—5000

印 张 11

字 数 193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12-154-6/G. 116

定 价 16.00 元

注: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

也来拍拍打打

穿裤子的云

拖鞋上的泥土

梦与苹果

谎言的终结

沉吟的黑土

裸足的黄昏

古典与现代之间

目 录

上卷:北京杂俎

说北京话.....	(1)
窝头.....	(5)
天源酱菜.....	(9)
酸梅汤	(13)
果子干	(17)
野菜	(20)
胡同情结	(23)
广和楼	(28)
前门外	(33)
天桥梦	(42)
外地人	(48)
邮市即景	(53)
北京小吃	(59)
北京老饭庄(上)	(64)
北京老饭庄(下)	(70)
北京之怕	(75)
北京之爱	(79)
北京的茶馆	(82)
北京的酒馆	(86)

北京的夜总会	(90)
北京精品屋	(94)
北京大哥大	(98)
北京的噪音	(102)
北京的节奏	(106)
北京的广告	(110)
北京的标语	(114)
京城打“面的”	(118)
地铁上看报	(128)
北京人的自大与自信	(131)
北京人喝酒	(135)
北京人起名	(139)
北京人吃早点	(143)

下卷：书边感觉

五十初度	(147)
我和散文	(150)
我和小说	(153)
我和报告文学	(158)
是什么虫爬什么树	(161)
关于勃拉姆斯	(163)
什么才是美丽的	(167)
漫话删稿	(171)
长在心里的苦楝树	(176)
为了一块石头	(181)
儿童读物的误区	(185)

最后的诗·····	(188)
瞬间的艺术·····	(193)
珂赛特之爱·····	(197)
拖鞋上的泥土·····	(201)
科学家的玩具·····	(206)
樱桃小识·····	(209)
书边草·····	(212)
删去一半·····	(216)
献给孩子们的书·····	(220)
少读宋词·····	(224)
《草房子》是一首诗·····	(229)
水的咏叹·····	(232)
文之减肥·····	(235)
关于《约翰·科利斯朵夫》·····	(239)
米兰·昆德拉和霍拉巴尔·····	(246)
结识涅槃果什·····	(252)
Doctor 杨·····	(256)
卡夫卡故居·····	(261)
一部《水浒》·····	(265)
电脑感觉·····	(268)
一瓶牛奶·····	(274)
质朴的诗意·····	(277)
孩子的“精灵鸭”·····	(280)
漫话报告文学·····	(283)
王火印象·····	(288)
日子的回忆·····	(294)
小姑娘的诗心·····	(297)

宽容是一种爱.....	(300)
读书和美容.....	(305)
死之随想.....	(310)
说忏悔.....	(314)
第一部失败的长篇小说.....	(318)

说北京话

一般人认为北京话就是爱带儿字音；要不就象电视剧里的侃爷一样能侃，把个稻草说成金条。这确实是对北京话的大大误解。

我敢说，全国各地方言之中，唯北京话最为丰富多采，它的形象、厚实、一语双关、俏皮、幽默，尤其是后一点，大概是没的比的。这不是自夸，是和北京特殊的历史，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位置分不开的。现代北京话中仍能找到秦汉魏晋唐宋元明朝代的古词；还能找到不少

少数民族的语词。比如“嗽糟”(心烦或不净)、“水管”(水桶),就分别是元明两代的古语。“您”北京人爱称呼的这个词,就是出自蒙古族,“大夫”则来自女真族。同时,北京做为古都,既有上至皇帝的宫廷语言,又有下至五行八作的市井语言,使得北京话雅俗兼备,相互融和。比如“待见”一词,喜欢之意,原是皇帝对臣下有带领引见之举,被带着见皇帝,是项荣光的事。而“来劲”这个词则来自妓院。只不过如今人们分不清那个来自玉宇琼宫,哪个来自下里巴人罢了。这句话最后的“罢了”一词,其实也是从满语演变而来的。这在《红楼梦》一书中常可以看到。

北京话,实在是历史长时间冶炼、北方多民族多方交融的结果。这后一点对于北京话的形成、发展在我看来更为重要。自辽金元至清,北京一直处于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之下,语言不可能不受到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明初迁都北京城之后,随迁而来的江淮一带的官员、随从至百姓,无形中使北方语言和中原语言进行了大融和。语言经过杂交更为丰富而富于新鲜的活力了。这种活力进入清代,北京话演变成现代是北京话。一部《红楼梦》就是用这种北京话写成的,即使到现在,《红楼梦》里的北京话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读起来并不费劲。

细琢磨地道的北京老话,能看出北京人的智慧,说出话来,仿佛看得见、摸得着,非常形象,十分给劲。

比如说讨价还价,北京人说是“打价”。一个“打”字,将价码拟人化。以后北京话中出现的“宰人”、“坑人”,其实都是从这根

筋上繁衍出来的。

比如说盯着，北京人说是“贼着”，贼读平声。如贼一样不错眼珠一样瞄着你，那是什么劲头？

比如说办事稀松，北京人说“不着调”。连调门都找不着的主，你还能指望他把事情干成了？

比如天刚黑，北京人说是“擦黑”，刚和黑擦个边，这分寸劲！

比如说白费事，北京人说“瞎掰”；说别扭，北京人说“窝心”；说顺便，北京人说“带手儿”；说不爱回家，北京人说“这人没脚后跟”；说隐瞒，北京说“蒙席盖井”；即使北京人吵架，不说“这事没完，我不服你”，而是嚷嚷一句“姥姥”……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些北京话，小时候我们还说，如今已经不大讲了。比如“淘唤”（寻找）、“杀口”（味道）、“霸咋”（乱踩）、“转影壁儿”（躲藏）、“蹭棱子”（软磨硬泡）、“拍花子”（拐卖儿童）……语言就是一条河，冲走一些、沉淀一些、流失一些、泛着无数簇新而有生命力的浪花，流向一片新的天地，潮随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许多北京话已经不知不觉地流向全国，为各地人运用，只不过没有人再去意识罢了。比如假招子、猫匪儿、巴结、外块、栽跟头、套近乎、找茬儿、倒腾、拆兑、胡吡……都原来实实在在地地道道的北京话。

也有一些外地人不用或少用的，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北京话。那是北京的特色，或者说是北京的味儿。每一个地方，都有这样的语言，使得这个地方的人说起来、听起来，有了色香味特殊的

感觉。二百五、二五眼、敢情、皮实、少兴、数落、压根儿、眼力劲儿、撒鸭子、嘎杂子琉璃球、说话噎人、干活溜嗖、背书不打奔儿、神聊海哨胡抡……只要这样的话一说出口，一准能认定是北京人。说这样话最地道的，要数北京人艺的老演员，或者胡同深处晒老阳的老头老太太。这样的话，让北京有了色彩，有了历史和现实光影交错的感觉。

现代北京话，应该说是清入关之后满人和汉人共同创作的结晶。舒乙先生曾说：“满人很有语言天赋，对北京语言的形成有很大的作用。”这话讲得很有道理。舒乙先生就是满人，他的父亲老舍先生更是用地道的老北京话写了那么多北京风味的小说，对满人语言有过搜集、研究和创造。当代学者曾经专门研究现今仍流行的北京话中满语词，指出如好生、糟改（贬低、侮辱）、悄默声儿、不碍事、偏（吃饭）、牙碜、外道、关饷（发工资）、打发、哈拉（味道变坏）、各色（特别）、拉虎（干事不灵）、敞开、乍乎、巴不得、耷拉、央格（求人）、瞎勒勒（说话）……——都是满语。而年轻人爱说的“牌儿亮”（脸蛋漂亮）、“帅”（身材好、气质好），恰恰也是满人的创造。（见爱新觉罗·瀛生著《北京土话中的满语》一书）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指出，语言的出现，“不再是机械的、人为的或发明的东西，而是创造性的活动和人类精神活动的第一次肯定。”那么，语言的创造和发展，则更是我们创造性的精神财富。别误会北京话只会带儿字音，别鄙夷北京话只会造就侃爷。

窝 头

说起北京的象征,有许多,绝不止一种。比如长城、故宫、颐和园、天安门
.....

应该说,窝头也是其中一种。

过去,窝头是穷人吃的。老舍、梁实秋,在他们的文章里都描写过这玩艺儿,但我猜想他们不会常吃。北京话中常有“看你这窝头脑袋吧!”“瞧你这个窝头命吧!”“兜里就剩两窝头钱了!”无一不是贫穷的同义词。解放以前,北京街上有好多卖窝头的小摊,窝头装在麻袋里,哪

管它凉不凉,脏不脏。穷人买两个窝头吃,北京人叫“抱着窝头啃”,一个“抱”字,一个“啃”字,活脱脱把窝头对于穷人的重要,说得活灵活现。富人是绝对不会抱着窝头啃的,即使吃烤鸭子,也得翘着兰花指,透着几分斯文。

写过《清宫秘史》很有些名气的姚克先生,曾经专门到一家店里品尝窝头。那窝头要比街摊上的好些,还配以豆芽菜、小米粥和烙饼。“不过又干又粗实在很难下咽。好容易讨了一大碗面汤才把这碟子下肚,烙饼只吃了三分之二,又呷了一小碗小米粥,胃里已饱得胀腾腾的再也吃不下了。”姚克先生说得很明白,若不是饿极了,那玩艺儿实在难以下咽。偶尔为之尝尝鲜,权且当做体验生活,当然可以把窝头写得很美。

我是吃窝头长大的,起码吃到上中学。我并不爱吃,但没办法,必须得吃。为了让我对它产生感情,变强迫为自愿,父亲曾想出不少高招。比如往窝头里掺点儿糖精,那时糖很金贵;比如把窝头切成片放在火上烤,烤出焦黄的脆壳,一咬嘎崩脆;比如将玉米面发酵,蒸出来的窝头蓬松一些;最拿手的是他老人家总结出来的一句格言:小时候吃窝头尖儿,长大了做大官儿。每逢到窝头揭锅准备要吃的时候,父亲都要把这句格言搬出来,然后再从刘邦到朱元璋历数做上大官的人,小时候都是吃过窝头的。最后,看我将窝头咽下去了,他要再总结上一句:“喂,吃得苦中苦,才能享得福中福!”

但说心里话,我不爱吃窝头,也不信父亲的话。那么多吃窝

头的，包括父亲自己在内，没看见谁当上大官的。苦涩的欺骗和自欺欺人，伴随着窝头的味道，送走了我的童年和少年。一直到我升入中学的时候，才觉出窝头实在是香的，并不难咽，而对它充满渴望。

那时，天灾人祸，蔓延了整整从初一到初三三个年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胃口大得象无底洞，全家的粮食一下子不够吃，一切要票供应，一到月底就断顿，连纯粹的窝头都吃不上了。父亲常买些豆腐渣掺在玉米面里蒸窝头。母亲常到天坛根儿下挖些野菜回来剁成馅，用玉米面包成皮薄馅大的大团子。这种混合着酸豆腐渣和苦野菜味的窝头，虽然更难下咽，却不用父亲再念叨他的格言，我吃得 very 香。实在是饥肠响如鼓，便真相信了姚克先生当年描写穷人吃窝头的情景绝非虚构：“髌骨边的肌肉像火车轮上的轴杆一般动着。整个窝头才到嘴边就仿佛变成了软糖，一霎时就化得无影无踪了。”

上初二的时候，一天上学路过花市一家小饭馆，门前排起一串长队，原来是买窝头的，每个窝头切成两半，每半上面抹一层芝麻酱，每人只卖给一半，不要粮票。我忍不住那窝头的诱惑，也排了半天队，终于买到了半个窝头，吃得那份香就甭提了，尤其是窝头上面又抹上一层芝麻酱，直觉得是上等窝头了，犹如今天蛋糕上抹一层鲜奶油。

事情过了三十多年，许多往事忘却了，这件小事却记得这样清楚，足见窝头对于我生命的重要，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谁没

有和窝头有着千丝万缕相关连的回忆呢？说窝头是北京的象征，一点儿不假。

如今，窝头在北京成为了点心。慈禧太后爱吃的栗子面小窝头，已经不仅在北海仿膳饭馆里卖，几乎满北京城都在批量生产，装进精美包装盒里，做为送人的礼品。大小饭馆里窝头成了一道时尚菜，炒窝头更是花样翻新，让人们尝到一种新风味。即使平常人家隔三差五也要买上一袋窝头，回家尝尝新，调剂一下口味。只不过，那窝头已经做得越来越袖珍，越来越精巧，而且插上一枚枚红枣。北京人真是对窝头有着忘怀不了的情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窝头从最底层如今鱼跃龙门也坐上龙廷，用句时髦的话说叫做“过把瘾”。

只是窝头的味道，已经绝非昔日。点缀绝不是主食了，多少有些造作；贫穷一下子出落成高贵，毕竟只是假贵族，一不留神就如孔雀抖开翎毛而露出屁股眼来一样，露出自己窝头本来的窟窿眼来。

花市大街那家曾卖过芝麻酱抹窝头片的小饭馆，如今早已拆除，平地起高楼，建起了金碧辉煌的商厦。

天源酱菜

那天,我偶然间到西单去了一趟,走进天源酱园,想买点儿酱菜。我已经很久没有到天源酱园来了,少说也有十多年的光景。

如今,新鲜的蔬菜一年四季随时随地都可以买到,酱菜真有点儿明日黄花的感觉了。想想年轻的时候,到天源或六必居买酱菜,都是特殊的日子,一般情况只是到普通的副食店里买点儿咸菜疙瘩。前两年读张洁大姐的散文集《阑珊集》,看她清晰地历数当年各种咸菜的价